

萧友梅与

澳门

□ 廖辅叔

1999年12月20日，澳门继香港之后，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它虽然以东方的蒙地卡罗而闻名中外，同祖国的文化却也有相当的瓜葛。早在四百年前，明朝的戏曲大家汤显祖在他的杰作《牡丹亭》里面就曾经给澳门安排过一出戏，叙述柳梦梅上京考试，路过澳门，晋见钦差苗舜宾，得他赠送盘缠。开头先来一段洋人献宝，通事传话的场面。洋人的道白“伽喇喇”有音无义，正如鲁迅在他《故事新编·理水》里面的“咕噜咕哩”一样，只是表示中国人听不懂的洋话。我早年读《牡丹亭》，看到“一领破袈裟，香山嶼里巴”那段话，只是囫圇吞枣般看过去，根本没有查考是什么意思。五十年后才知道“香山嶼里巴”是指澳门耶稣会教堂三巴寺。其实柳梦梅从广州出发，上京考试，并不需要绕道澳门，是汤显祖为了好奇，故意穿插一段澳门的洋人献宝戏，说明这位戏曲大师对新鲜事物是蛮有兴趣的。凭我的孤陋寡闻，这大概是澳门进入古典戏曲最早的一次了罢。

汤显祖之后，清初绘画名家有“四王吴恽”的说法，其中之一的吴历50岁入了天主教，取道澳门，想去欧洲取天主教的经，但是没有去成，在澳门住了6年，将居留在澳门期间的诗作编为一辑，名为《三巴集》，亦即汤显祖所说的“香山嶼里巴”，可见他对澳门也是有所留恋的。

到了近代，魏源以林则徐的《四洲志》为基础，扩编为《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以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可见他的文章都是“裨益经济，关系运会”的。但是他又并不轻视文艺，自称“应笑十诗九山水”。可惜我们现在话题的中心是澳门，我们关心的事情是音乐，所以这里只能引他的那首《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据他诗序说，“有洋琴如半几，架以铜丝。”关于演奏方式，有“按谱鼓之，手足应节”的话，那

么，所谓洋琴，可能就是钢琴。看他的描写：“初如细雨吹云间。故将儿女幽窗态，写出天风海浪寒，似诉去国万里关山难。倏然风利帆归岛，鸟啼花放樯声浩，触碎珊瑚拉瑟声，龙王乱撒珍珠宝。有时变节非丝竹，忽又无声任剥啄。雨雨风风海上来，萧萧落落灯前簇。突变千声归一声，关山一雁寥天独。万籁无声海不波，银河转上西南屋。……”不是钢琴，恐怕弹不出这样繁复的变化。花园的主人是葡萄牙人，序文结段说“主人闻予能文，乞留数句。喃喃诵之，大喜，赠洋画而别。”从序文结语“乞留数句，喃喃诵之”，好象这首诗是即席成吟的，真可谓捷才了。

以上各位虽然都为澳门留下一些记载，终究是苏东坡的诗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那样的过客。过后就过去了。比较与澳门关系密切，而且生平思想事业都在澳门居留期间开始起到推动作用的应该说是萧友梅。

萧友梅5岁随父亲移家澳门，澳门有3个人对他的终身事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孙中山、葡萄牙神甫和陈子褒。

孙中山和萧家是世好。萧家定居澳门3年之后，孙中山也来澳门开设诊所。孙中山有机会就要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据他自述，他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当时广州与香港有定期来往的渡轮。航行途中为了消除旅途的寂寞，旅客可以自由表演弹唱，或做买卖广告。孙中山也不甘寂寞，起来讲他救亡图存的道理。我廖家大院一个长辈就听过孙中山的船上演说，盛称他那吸引大众的口才。孙中山与萧家往来甚密，萧友梅从小听他这位世交长辈的议论，使他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所以后来留学日本，经孙中山的介绍立即加入同盟会，并以自己学音乐的身体的身份，政治色彩不那么浓厚，自己的宿舍成为孙中山与同志密谋的聚合地点，甚至于掩护孙中山藏在自

己的宿舍，躲过了日本警探配合清廷对孙中山的追捕。

葡萄牙神甫是萧家的邻居，他家里有一架风琴，引起了萧友梅天真的注意，他听得多了，自己就跟着唱；唱得多了，引起了那个葡萄牙神甫的注意，终于领他到自己家里去，让他摩弄那个洋玩意。他说那时的情况是“羡慕不已，然未有机会学习也”。小时的羡慕是特别深刻的，未有机会学习，更加深了他对音乐的憧憬。到了自己可以掌握机会又有选择的权利的时候，他就立刻选择了东京音乐学校。当时的社会风气，学音乐是没有出息的，属于倡优的行业。萧友梅先是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附设中学上课，同时又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及唱歌。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也没有放弃东京音乐学校的钢琴专业的学习。1913年，他身在莱比锡音乐学院，也没有忘记兼听莱比锡大学的教育学课程。这种学习音乐兼学教育的双重课业的攻读方法是不是也可以从他的启蒙教师、灌根草堂的山长那里找到答案呢？

我在《萧友梅传》里面说到灌根草堂的时候，说灌根草堂的课程设置，除了四书算术之外，还有英文和日文，颇有别于当时一般的“搏斋”。后来读《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其中有一段关于陈子褒的话，说他与康有为是同榜举人，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陈子褒也参加了。所谓公车上书，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各省上京考试的举人三百余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中日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是五四以前北京知识分子一次有声有色的爱国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子褒赴日考察，认为要救中国须从教育入手，教育又须以妇孺为根本。日本归来之后，设帐授业，自号“妇孺之仆”，开一时之教育风气。这一下使我觉得我对陈氏的评价是大大的不足，于是托广东的朋友找有关陈氏的资料，承他给我寄来《康门弟子述略》中的陈子褒传略，觉是很有多作介绍的必要，但又不可以多占篇幅，只能举其荦荦大者。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认为康有为是“罪魁祸首”，康有为只身逃遁，他的家人因得陈子褒及时通知，避居澳门，才免于“满门抄斩”。他提倡妇孺教育的实例是1903年起已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自编《妇孺新读本》，统计他从事教育的26年间，共编著出版通俗课本及读物四十多种。他还提倡语文合一，认为文言将要“祸亡中国”，因为普通中国人读不懂文言，所以他亲自动手编辑《妇孺译文》，用广州白话写成文章，与文言对照，使“生徒之视文言，不啻其视俗语。凡粗浅之事，口所能道者，笔亦略能述之矣”。

还有一点，他说：“中国士人，向不讲求速下，正谚所谓肚饱不知人肚饿者，今日编书宜为极贫极愚之国民设法，乃为有补大局。”因此他在澳门亲率弟子创办佩根平民义学，赞化平民义学及灌根劳工夜学，在香港又创办联爱会工读义学（这里的工读义学是半工半读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的工读学校不是一码事）。这样的一些议论和行动都是在五四运动十多年前先后的表现，真可谓先进人物了。

在这样的一位先进人物启迪之下，萧友梅的重视教育的思想，也无疑有其渊源的了。

《康门弟子述略》的作者开列了一连串的人名，说他们是受业陈子褒门下的港澳名流。却没有提到萧友梅这一位中国近代音乐的播种者，影响深远的一代宗师。就在他所列举的名流中，那位冼玉清也是远远超出港澳的知名人物。她是岭南大学的资深教授，史学大师陈寅恪题她的《修史图》，有句曰：“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南宗。”称许她是创立了岭南学派。冼玉清的诗集名《碧琅玕馆诗集》，陈寅恪1957年1月春节曾送给她一副春联：“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可见他是备受陈氏推重的。这里是限于音乐家的范围，只说说她与冼星海的一段因缘。

冼星海在岭南大学附中学习的时候，冼玉清是国文教师。冼星海喜欢书法，常向冼老师请教写字的方法。冼玉清顺口把练字歌诀告诉他：“字无百日功，勤学便工。笔执正，墨磨浓。画平企直贯当中，排匀撇捺分西东。”他跟冼老师学习书法，也跟她学习诗词。他写的一首《如梦令·春思》，曾得冼老师的称许，并介绍这首词在岭南大学校刊《南大思潮》发表。词曰：“试问春归何处？勿指柳梢残雨。往事那堪论，尽在游丝絮絮。无语，无语，乳燕双双归去。”冼玉清曾说：“写字、作曲、吹笛箫（单簧管）三样，都是星海的特长。可惜他的书法，后来为音乐所掩了。”

现在再回到萧友梅这边来。他在澳门所受到的这三个人的影响，一直贯穿着他的一生。他后来在日本和德国的学习和研究，都可以说是澳门影响的延续和扩大。因而他对澳门怀有特殊的情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具体的事例是，上海沦为孤岛之后，1938年春夏之间萧友梅取道香港前往武汉，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商讨音专内迁问题。他在逗留香港的短暂时间，作为广东省中山县人，他没有趁便回广州或中山去转一转，却去澳门找他的老朋友，并与他们在白鸽巢花园合影留念。这也许足够证明他情之所钟，端在澳门了罢。

（责任编辑 徐冬）